

中国现代文学创作选集

中国现代
散文选

1918—1949

第三卷



中国现代文学创作选集



中国现代
散文选

1918—1949

第三卷

中国社会科学院
文学研究所现代文学研究室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二年·北京

封面设计：尹凤阁

中国现代散文选(三)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六〇三厂印刷

字数 477,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¹/₃₂ 印张 21¹/₂ 插页 2

1982年9月北京第1版 1982年9月湖北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48,000

书号 10019·3337

定价 1.75 元

第三卷

目次

丰子恺

- 给我的孩子们 1
- 肉腿 5
- 杨柳 9
- 学画回忆 13
- 山中避雨 20
- 记音乐研究会中所见之一 23
- 记音乐研究会中所见之二 31
- 西湖船 37
- 辞缘缘堂 42

叶灵凤

- 指甲 63
- 北游漫笔 65

废名

- 芭茅 72
- “送路灯” 75
- 万寿宫 79
- 菱蒟 81

邹韬奋

本刊与民众	86
威尼斯.....	88
世界公园的瑞士	92
我的母亲.....	96
深夜被捕	101
铁格子后面	104

梁遇春

一笑.....	107
“还我头来”及其他.....	110
人死观	116
“失掉了悲哀”的悲哀	122
途中.....	127
救火队	134
黑暗.....	143

胡也频

登高.....	148
---------	-----

向培良

寂寞.....	159
六封书	160

钟敬文

黄叶小谈	169
太湖游记	173
羊城风景片题记.....	178
西湖的雪景	183

周建人

论求婚	190
-----------	-----

白果树	193
讲狗	196
蜈蚣虫	199

苏雪林(绿漪)

秃的梧桐	204
收获	206
溪水	209
山窗读画记	211

袁昌英

游新都后的感想	219
再游新都的感想	222
成都·灌县·青城山纪游	229
朴朗吟教授	240

陈西滢

行路难	242
参战	245
民气	246
管闲事	248
共产	251

凌叔华

登富士山	254
------------	-----

茅盾

卖豆腐的哨子	264
雾	266
叩门	268
雷雨前	270

故乡杂记	273
乡村杂景	304
大旱	309
人造丝	314
狂欢的解剖	319
风景谈	324
白杨礼赞	329

洪灵菲

在木筏上	332
------------	-----

谢六逸

三等车	343
作了父亲	348
中国人的“过多症”	354
家	356

阳翰笙

枯叶	361
----------	-----

殷夫

监房的一夜	369
写给一个哥哥的回信	375

缪崇群

红菊	381
红茶	387
夏虫之什	389
缀	400
血印	402
花床	405

叶笛	407
流民	410

巴 金

《灭亡》作者底自白	414
朋友	418
鸟的天堂	421
海珠桥	424
一个女佣	427
一个车夫	432
我的幼年	436
醉	445
悼范兄	450
雨	458
日	460
星	461
废园外	463
灯	466

郑伯奇

诗歌断想	469
冬	471

夏征农

从上海到苏州	474
家信	480
都市风光	484

许 杰

枉生女士	489
------------	-----

榴梿	499
热天的路上	505
跳蚤的故事	512
冯 铿	
一团肉	523
朋 其	
天国与地狱	526
柔 石	
一个伟大的印象	528
冯 至	
赤塔以西	537
赛纳河畔的无名少女	541
罗迦诺的乡村	546
在赣江上	552
人的高歌	556
忆平乐	562
黎烈文	
秋外套	566
崇高的母性	570
逃兵	577
胡 适	
我的母亲	585
老 舍	
济南的冬天	590
小麻雀	592
想北平	595

番表	598
大明湖之春	602
五月的青岛	605
趵突泉	608
五四之夜	610
我的母亲	614

陆晶清

笺(三)	620
东瀛杂碎	624

艾 芜

人生哲学的一课	630
海葬	649
江底之夜	659
冬夜	666
山中牧歌	668
沪杭路上	676

给我的孩子们

丰子恺

我的孩子们！我憧憬于你们的生活，每天不止一次！我想委曲地说出来，使你们自己晓得。可惜到你们懂得我的话的意思的时候，你们将不复是可以使我憧憬的人了。这是何等可悲哀的事啊！

瞻瞻！你尤其可佩服。你是身心全部公开的真人。你什么事体都象拚命地用全副精力去对付。小小的失意，象花生米翻落地了，自己嚼了舌头了，小猫不肯吃糕了，你都要哭得嘴唇翻白，昏去一两分钟。外婆普陀去烧香买回来给你的泥人，你何等鞠躬尽瘁地抱他，喂他；有一天你自己失手把他打破了，你的号哭的悲哀，比大人的破产，失恋，brokenheart，丧考妣，全军覆没的悲哀都要真切。两把芭蕉扇做的脚踏车，麻雀牌堆成的火车，汽车，你何等认真地看待，挺直了嗓子叫“汪——”，“咕咕咕……”，来代替汽笛。宝姊姊讲故事给你听，说到“月亮姊姊挂下一只篮来，宝姊姊坐在篮里吊了上去，瞻瞻在下面看”的时候，你何等激昂地同她争，说“瞻瞻要上去，宝姊姊在下面看！”甚至哭到漫姑面前去求审判。我每次剃了头，你真心地疑我变了和尚，好几时不要我抱。最是今年夏天，你坐在我膝上发见了我腋下的长毛，当作黄鼠狼的时候，你何等伤心，你立刻从我身上爬下去，起初眼瞪瞪地对我端相，继而大失所望地号哭，看看，哭

哭，如同对被判定了死罪的亲友一样。你要我抱你到车站里去，多多益善地要买香蕉，满满地擒了两手回来，回到门口时你已经熟睡在我的肩上，手里的香蕉不知落在那里去了。这是何等可佩服的真率，自然，与热情！大人间的所谓“沉默”，“含蓄”，“深刻”的美德，比起你来，全是不自然的，病的，伪的！

你们每天做火车，做汽车，办酒，请菩萨，堆六面画，唱歌，全是自动的，创造创作的生活。大人們的呼号：“归自然！”“生活的艺术化！”“劳动的艺术化！”在你们面前真是出丑得很了！依样画几笔画，写几篇文章的人称为艺术家，创作家，对你们更要愧死！

你们的创作力，比大人真是强盛得多哩；瞻瞻！你的身体不及椅子的一半，却常常要搬动它，与它一同翻倒在地上；你又要把一杯茶横转来藏在抽斗里，要皮球停在壁上，要拉住火车的尾巴，要月亮出来，要天停止下雨。在这等小小的事件中，明明表示着你们的小弱的体力与智力不足以应付强盛的创作欲，表现欲的驱使，因而遭逢失败。然而你们是不受大自然的支配，不受人类社会的束缚的创造者，所以你的遭逢失败，例如火车尾巴拉不住，月亮呼不出来的时候，你们决不承认是事实的不可能，总以为是爹爹妈妈不肯帮你们办到，同不许你们弄自鸣钟同例，所以愤愤地哭了，你们的世界何等广大！

你们一定想：整天无聊地伏在案上弄笔的爸爸，整天闷闷地坐在窗下弄引线的妈妈，是何等无气性的奇怪的动物！你们所视为奇怪动物的我与你们的母亲，有时确实难为了你们，摧残了你们，回想起来，真是不安心得很。

阿宝！有一晚你拿软软的新鞋子，和自己脚上脱下来的鞋子，给凳子的脚穿了，划袜立在地上，得意地叫“阿宝两只脚，凳

子四只脚”的时候，你母亲喊着“醒醒袜子！”立刻擒你到藤榻上，动手毁坏你的创作。当你蹲在榻上注视你母亲动手毁坏的时候，你的小心里一定感到“母亲这种人，何等杀风景而野蛮”罢！

瞻瞻！有一天开明书店送了几册新出版的毛边的《音乐入门》来。我用小刀把书页一张一张地裁开来，你侧着头，站在桌边默默地看。后来我从学校回来，你已经在我的书架上拿了一本连史纸印的中国装的《楚辞》，把它裁破了十几页，得意地对我说：“爸爸！瞻瞻也会裁了！”瞻瞻！这在你原是何等成功的欢喜，何等得意的作品！却被我一个惊骇的“哼”字喊得你哭了。那时候你也一定抱怨“爸爸何等不明”罢！

软软！你常常要弄我的长锋羊毫，我看见了总是无情地夺脱你。现在你一定轻视我，想道：“你终于要我画你的画集的封面！”

最不安心的，是有时我还要拉一个你们所最怕的陆露沙医生来，教他用他的大手来摸你们的肚子，甚至用刀来在你们臂上割几下，还要教妈妈和漫姑擒住了你们的手脚，捏住了你们的鼻子，把很苦的水灌到你们的嘴里去。这在你们一定认为太无人道的野蛮举动罢！

孩子们！你们果真抱怨我，我倒欢喜；到你们的抱怨变为感谢的时候，我的悲哀来了！

我在世间，永没有逢到象你们样出肺肝相示的人。世间的人群结合，永没有象你们样的彻底地真实而纯洁。最是我到上海去干了无聊的所谓“事”回来，或者去同不相干的人们做了叫做“上课”的一种把戏回来，你们在门口或车站旁等我的时候，我心中何等惭愧又欢喜！惭愧我为甚么去做这等无聊的事，欢喜

我又得暂时放怀一切地加入你们的真生活的团体。

但是，你们的黄金时代有限，现实终于要暴露的。这是我经验过来的情形，也是大人们谁也经验过的情形。我眼看见儿时的伴侣中的英雄，好汉，一个个退缩，顺从，妥协，屈服起来，到象绵羊的地步。我自己也是如此。“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你们不久也要走这条路呢！

我的孩子们！憧憬于你们的生活的我，痴心要为你们永远挽留这黄金时代在这册子里。然这真不过象“蛛网落花”，略微保留一点春的痕迹而已。且到你们懂得我这片心情的时候，你们早已不是这样的人，我的画在世间已无可印证了！这是何等可悲哀的事啊！

《子恺画集》代序，一九二六年耶诞节作

（选自丰子恺《随笔二十篇》，一九三四年八月版）

肉 腿

丰子恺

清晨六点钟，寒暑表的水银已爬上九十二度。我臂上挂着一件今年未曾穿过的夏布长衫，手里提着行囊，在朝阳照着的河埠上下船，船便沿运河向火车站开驶。

这船是我自己雇的。船里备着茶壶，茶杯，西瓜，薄荷糕，蒲扇和凉枕，都是自己家里拿下来的，同以前出门写生的时候一样。但我这会下了船，心情非常不快：一则，为了天气很热。前几天清晨八十九度，正午升到九十九度。今天清晨就九十二度，正午定然超过百度以上，况且又在逼近太阳的船棚底下。加之打开行囊就看见一册《论语》，它的封面题着李笠翁的话，说道人应该在秋冬春三季中做事而以夏季中休息，这话好象在那里讥笑我。二则，这一天我为了必要的人事而出门，不比以前开“写生画船”的悠闲。那时正是暮春天气，我雇定一只船，把自己常用惯的书籍，器物，衣服，被褥放进船室中，自己坐卧其间。听凭船主人摇到那个市镇靠夜，便上岸去自由写生，大有“听其所止而休焉”的气概。这会下船时形式依旧，意义却完全不同。这一次我不是到随便那里去写生，我是坐了这船去赶十一点钟的火车。上回坐船出于自动，这回坐船出于被动。这点心理便在我胸中作起怪来，似乎觉得船室里的事物样样都不称心了。然而船窗的特殊的景象，却引起了我的注意。

从石门湾到崇德之间，十八里运河的两岸，密接地排列着无数的水车。无数仅穿着一条短裤的农人，正在那里踏水。我的船在其间行进，好象阅兵式里的将军。船主人说，前天有人数过，两岸的水车共计七百五十六架。连日大晴大热，今天水车架数恐又增加了。我设想从天中望下来，这一段运河大约象一条蜈蚣，而且数百只脚都在那里动的。我下船时候的心情的郁郁到这时候忽然变成了惊奇。这是天地间的一种伟观，这是人与自然的剧战。火一般的太阳赫赫地照着，猛烈地在那里吸收地面上所有的水；浅浅的河水懒洋洋地躺着，被太阳越晒越浅，好象被地心吸力越吸越低似的。两岸数千百踏水的人，尽量地使用两腿的力量，在那里同太阳和地心吸力争夺这一些水。太阳升得越高，他们踏得越快：“洛洛洛洛……”响得不绝。后来终于戛然停止，人都疲乏而休息了；然而太阳似乎并不疲倦，不须休息；在静肃的时候，炎威更加猛烈了。

听船人说，水车的架数不止这一些，运河的里面还有着不少。继续两三个月的大热大旱，田里，浜里，小河里，都已干燥见底；只有这条运河里还有些水。但所有的水很浅，大桥的磐石已经露出二三尺；河埠石下面的桩木也露出一二尺，洗衣汲水的人，蹲在河埠最下面一块石头上也撩不着水，须得走下到河床的边上方可浣汲。我的船在河的中道独行，尚无阻碍；逢到与船交手过的时候，船底常常触着河底，轧轧地作声。然而农人为田禾求水，舍此以外更没有其他的源泉。他们在运河边上架水车，把水从运河踏到小河里；再在小河边上架水车，把水从小河踏到浜里；再在浜上架水车，把水从浜里踏进田里。所以运河两岸的里面，还藏着不少的水车。“洛洛洛洛……”之声因远近而分强弱数种，互相呼应着。这点水仿佛某种捐税，经过许多人之手，送

到目的地所剩已无几。又好比某种公文，由上司行到下司，费时很久，费力很多。因为河水很浅，水车必须竖得很直，方才吸得着水。我在船中目测那些水车与水平面所成的角度，都在四十五度以上；河岸特别高的地方，竟达五六十度。不曾踏过或见过水车的读者，也可想象；这角度越大，水爬上来时所经的斜面越峭，即水的分量越重，踏时所费的力量越多。这水仿佛是从井里吊起来似的。所以踏这等水车，每架起码三个人。而且一个车水口上所设水车不止一架。

故村里所有的人家，除老弱以外，大家须得出来踏水。根本没有种田即逢大旱的人家，或所种的禾稻已枯死的人家，也非出来参加踏水不可，不参加的干犯众怒，有性命之忧。这会的工作非为“自利”，因为有多人自己早已没有田禾了；又说不上“利他”，因为踏进去的水被太阳蒸发还不够，无暇去滋润半枯的禾稻的根了。这会显然是人与自然的剧烈的抗争。不抗争而活是羞耻的；不抗争而死是弱的；抗争而活是光荣的；抗争而死也是甘心的。农人对于这个道理，嘴上虽然不说，肚里很明白。眼前的悲壮的光景便是其实证。有的水车上，连妇人，老太婆，十一二岁的小孩子都在那里帮工。“噹，噹，噹！”锣声响处，一齐戛然停止。有的到阴处坐着喘息；有的向桑树拳头上除下篮子来取吃食。篮里有的是蚕豆；他们破晓吃了粥，带了一篮蚕豆出来踏水。饥时以蚕豆充饥，一直踏到半夜方始回去睡觉。只有少数的“富有”之家的篮子里，盛着冷饭。“噹，噹，噹！”锣声响处，大家又爬上水车，“洛，洛，洛，洛”地踏起来。无数赤裸裸的肉腿并排着，合着一致的拍子而交互动作，该成一种带模样。我的心情由不快变成惊奇；由惊奇而又变成一种不快。以前为了我的旅行太苦痛而不快，如今为了我的旅行太舒服而不快。我的船棚